

东莞:激活新大众文艺创作“一池春水”

□ 韦 皓



习近平总书记在《求是》杂志刊发重要文章《加快建设文化强国》，强调要“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”“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”。新大众文艺的潮起充分彰显全民创新创造活力的迸发。近年来，东莞着力培育独创、丰富、多态的新大众文艺，积极探索文化与经济比翼齐飞的高质量发展之路。当千万劳动者将沉甸甸的生活积累熔铸成璀璨文艺作品的同时，东莞的文化星空也因无数普通人的创作而熠熠生辉。

以“素人写作”的炽热点亮东莞的文化星空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人民是文艺之母。”东莞念兹在兹，在中宣部、中国作协和广东省委宣传部、省作协的指引下，始终坚持与时代同频、与人民同心，践行着新大众文艺由人民书写、书写人民、影响人民，推动普通劳动者从“剧中人”成为“剧作者”，成为新时代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强大动能。

东莞新大众文艺最动人的风景，莫过于那些带着生活粗粝质感的素人创作。2025年，当中国作协公布年度重点扶持项目时，“烧烤诗人”温雄珍的《在炭火上安居》与“清洁女工作家”王瑛的《擦亮高楼》成功入选，让新大众文艺的东莞实践样本进入全国视野。这些作品让“普通劳动者”成为创作主体，书写场景从“打工文学”中的工厂车间、城中村走向城市生活的广阔天地，深刻记录着时代的变迁，反映了人民的心声，也展现了普通人的奋斗和梦想。在系统培育下，东莞“素人写作”已从个体现象升级为可持续的生态工程。东莞不断健全多层次、全覆盖的扶持体系，积极搭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平台，联合花城出版社推出首批6个项目的“新大众文艺丛书”，在东莞市文联2025年系列文艺项目签约仪式上，一次性签约四大类100位创作者，其中多数为新大众文艺创作者。更为瞩目的是，中国作协、鲁迅文学院专门为东莞36名素人作家组织作家研修班，从放慢脚步捕捉市井对话的送煤气工唐春元，到聆听石语、雕琢生命的“石材厂诗人”曾为民，再到心怀“写作梦”的体育工作者章新宏，素人写作者们在文学殿堂徜徉追梦，在国家级平台淬炼提升。东莞新大众写作现象，继宁夏“西海固文学现象”、湖南益阳“清溪文学村庄现象”之后，成为中国新时代文学中的一大文学现象，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《文艺报》等派出采访团队进行深度报道并推出系列专版，《人民日报》

称：“新大众文艺‘潮涌’东莞，不仅是文艺服务与文艺创造的现实样本，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解题思路。”

八面来风，群星灿烂。“素人写作”炽热的背后，是创作者将东莞从“他乡”变作“我城”，用汗水浇灌着城市发展的每一寸土地，将那些未被生活磨灭的诗意与热忱化作文字，折射出东莞这座制造业名城以独特路径践行文化自觉的坚定步履。“每一滴汗水都应该被看见，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被看见。”东莞从不忘来时路，更不会忘记千千万万洒下辛勤汗水的耕作者们，始终珍重千万城市人口的创新创造活力，积极构建“以人为核、以产立轴、以城造梦、以文铸魂”交融共生的新工业文明实践形态，不断促进人文精神与工业城市共情共鸣、共生共荣，奋力将“素人写作”打造成为新大众文艺湾区叙事的实践样本。

以“技术赋能”催生多元共生的新大众文艺生态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，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，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。”东莞主动顺应技术变革，积极拓展平台空间，将内容生产、传播和文化消费的权力赋予更具广泛性的人民群众，不断培育大众文艺新生态、新动能，使新技术、新媒介成为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最大增量。

拥抱新技术，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在文艺创作中“唱主角”。构建“东莞文联”“文化莞家”等新媒体矩阵，《东莞日报》新大众文艺副刊以及“素人写作”“东莞作家”等新媒体平台照亮了无数草根写作者的梦想，创号当月吸引超15000份投稿。聚焦新观念、新主创团队，运用机械舞美、激光成像技术等现代

科技手段，推动东莞民族乐团、东莞舞蹈团等非职业团队打造的原创国乐实验作品《可园可源》走向全国，被《中国文化报》点赞“藏着新时代群众文艺的‘心跳’”。推出“潮流东莞·火柴盒”城市艺术time品牌，举办“小而美”“在身边”的精致音乐会790余场，吸引线上线下超6000万人次参与，入选首届全国群众文化品牌优秀案例。推动文艺精品大众化、普惠化，将舞台交给人民，由东莞市文化馆青年戏剧团创作演出的《东莞东》青春版，以更年轻化的表达、沉浸式的方式贴近大众，深刻诠释东莞新大众文艺的时代使命。

借力新媒体，让更多的优秀作品直抵人心、彰显价值。全面对接国内外主流媒体以及广东四大国际传播平台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，从“素人写作”到工业摄影、公共艺术、大众戏剧、通俗歌曲、行业短剧等广阔领域，全方位去记录新时代、书写新时代、讴歌新时代。常平小戏小品基地14次摘得国家级奖项，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成为国家示范项目。退休干部李志良用镜头忠实记录“东莞制造”的辉煌与变迁，系列作品《牵引线》斩获中国摄影金像奖。艺术家李景湖用工业废料创作装置艺术，折射出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蝶变之路。非职业组合“太阳之子”坚持18年创作，作品获中国艺术节“群星奖”、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全网播放量突破2.2亿次。

以“文化强市”厚植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土壤

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：“要通过深化改革、完善政策、健全体制，形成不断出精品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。”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、文化强省的时代号召下，2023年东莞高位统筹推进

文化强市建设，构建文化强市“1+8”政策体系，创新打造“东莞创作”等十大文化品牌，大力推动东莞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，实施“四馆一剧院一空间”高品质文化供给工程，推动文化场馆体系化、联盟式发展，创新拓展文化馆、图书馆总分馆制，组建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剧院、莞空间“四大联盟”，不断夯实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基础。

向阳而生，为时而著，多措并举激活文艺创作“一池春水”。将文艺高质量发展纳入文化强市建设重要内容，出台《东莞市推进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机制》，以“选题—立项—推进—展示—奖励”五大举措全流程护航精品诞生。修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、青年人才培养计划、签约创作扶持等政策，以守正创新聚力推动群众文艺精品创作，累计支持项目超466个，资助出版作品集超210部。推进文化强市集成式改革，艺术职称评审向所有24个艺术类别的“文艺两新”全面开放，打破身份限制培育新时代文艺人才。

薪传莞艺，垒石成山，突出打造名家“传帮带”文艺人才培养体系。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，全力打造“中国作家第一村”，推进樟木头官仓村2万平方米客家建筑群连片改造，建设一批作家工作室、作家村展馆、打工文学之家、驻创基地、服务中心等设施，打造集成创作研讨、版权交易、影视改编、文旅融合等功能的综合性平台。目前已进驻作家97位，其中国家级作家、评论家65人，培养素人写作者成为职业作家、评论家10多人，出版文学作品近700册，有8人获“鲁迅文学奖”、4人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推出文学创作“揭榜挂帅”计划，设置“新大众文艺”研究课题，激励优秀作家揭榜攻关，力促聚名家、出名作。

东莞，这片曾经以“世界工厂”著称的土地，正成为点亮“劳动者星辰”、映照“人间烟火诗意”的文化绿洲。未来，东莞将持续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，不辜负时代召唤、不辜负人民期待，以“国际制造名城”的独特基底为墨，以千万劳动者的生动实践为笔，用心用情去讴歌行进中的中国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。

(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委书记)



今年春节前夕，随着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的火爆出圈，AI（人工智能）再度成为热门话题，迄今为止，热度不减，它强大的文字生成能力，让很多写作的朋友深受触动。AI时代，我们写什么？怎么写？AI是否会取代人的写作？尝试回答这些问题，与其说是关注AI技术的发展，不如说是通过探讨这个话题来进一步思考写作的意义。

目前，AI已经拥有强大的文字吞吐能力，“读书破万卷”不足以描述它的阅读量，用“下笔千言能立成”来形容它的输出速度都丝毫不为过。从有些具体表现来看，AI有“意料之外”的突破，从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，也尚在“情理之中”，因为技术的发展方向几乎都是为了追求能力更强、速度更快、效率更高。AI在生成文字的时候，虽然在有些方面有其“过人之处”，但还是无法替代人的写作。

人在写作的时候，文字背后都有一个“我”，这个“我”就是作者，作品中的一字一句都与作者的生活经历、生命体验相关联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作者的文字，就是在呈现作者的生活，这种呈现极具个性化和独创性。而AI生成的文字背后没有一个作为主体的“我”，它没有主体性和自我意识，它的文字输出更像是一种符合逻辑思维和语法规范的文字游戏，它没有自己的“感受”，它更没有办法感知到属于人的“感受”。我觉得AI生成文字的机制决定了它无法替代人的写作，至少现阶段不会。

我们不妨假设，假如AI将来在某些方面更加趋近于人的思维，它又如何拥有人的生活呢？它无法作为个体生命去体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去感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熟读《红楼梦》的朋友，应该记得那块无才补天的石头，经过自我修炼，已通灵性，便恳求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两位神仙把它带到红尘中去走一遭。这块石头经过神仙点化，而后被抛入红尘，才写出了《石头记》，也就是《红楼梦》的原始记录。这是曹雪芹虚构的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源头，虽然这是一种蕴含深意的文学想象，但如此想象却非常符合情理。这块能够开口说话的石头，即便再怎么有灵性，倘若没有红尘中的一番经历，又如何写得了传奇故事呢？写实也好，虚构也罢，写作的源头都是生活。现实世界里虽然没有“大观园”，“大观园”是曹雪芹想象出来的诗意居所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现实与虚构之间，总是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
可能有人会说，AI也可以虚构“小说”，但它的“虚构”还是和人不一样，AI目前不具备人的感官能力，不能直接感知现实世界，它虚构的“作品”是从已有的文字到新生成的文字，受限于已有文本训练数据的范围和模型设计（文字→文字）。人的虚构是直接来自生活中来，是对生活素材进行创造性的加工，是在表达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思考，而最终形成的文字又会作用于现实生活（生活→文字→生活）。高水平的虚构都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，都是符合生活逻辑和人性规律，不仅是小说，神话也是如此。

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为何如此火爆？如此备受观众喜爱？除了酷炫的特效之外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故事编排得十分精彩。能够引发大众强烈共鸣的虚构，即使是上天入海，千变万化，都不会超出人性的边界。我想，无论是“灵珠”，还是“魔丸”，都要投放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中去，才能演绎爱恨情仇。如果“灵珠”和“魔丸”一直安放在七色宝莲之中，创作者就没办法构想后面的情节。没有具体的生活，

人工智能无法『代劳』写作这件事

□ 郝俊



就没有故事，更不会产生奇迹。

时下讨论正热的“新大众文艺”，我认为主要新在两个方面。一方面是新的媒介环境，伴随科技革命产生的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为文艺创作和传播提供了全新的网络化环境，使得创作主体、创作题材及形式更加多元化。另一方面，新时代的大众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，而生活样态的加速丰富，又为大众文艺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贵素材。简言之，新时代大众生活蕴含的无限可能性正是催生“新大众文艺”繁荣的现实沃土。能够呈现时代风貌、展现人们生活状况的文艺作品，一定会得到受众的广泛认同和关注。

以我的阅读经验来看，好的文字，听得见市声，看得见烟火，拧得出汗水。在生活中摸爬滚打过的文字，大多有着强健的筋骨和充足的气血，读起来有一股子劲儿。这些文字背后的作者都是在生活中咂摸出滋味之后才会下笔，他们写下来的不仅仅是文字，还有自己倾尽全力投入的生活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AI无法替代人的写作，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是自己独有的经验。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付诸文字，那么，原本私有的个体经验就有可能成为滋养人心的优秀作品。要想写出这样的作品，作者就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敏锐的感受力，善于在平常的生活细节里发现美好。一个能用文字感动他人的作者，自己也一定时常被生活所触动。写作不仅是思考生活、存储生活的一种独特方式，也是塑造自己、影响他人的一种方式。写作这件事，AI无法“代劳”，对于写作者而言，写作源于热爱，写着写着，就有了一种使命感，好像有一种力量在牵引我们，让我们不停地写，写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写我们身处的时代。

2025年初，董桂林初到河南省鹿邑县铁冢镇范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，迎接他的是村民们疏离的目光。“一个城里来的年轻大学生，能懂什么农村？”村里的老人们私下议论：这年轻人待不了几天就会走。

直到有一天路过一户农家，饭香飘出院墙，董桂林灵光一闪——中国乡村的温情，不都在饭桌上吗？他决定采用最“土”的办法：到村民家“蹭饭”。

“到点了到点了，蹭饭蹭饭！”每到中午时分，范庄村就会出现这样一幕：第一书记董桂林拿着印有小猪佩奇的白瓷碗，扬起标志性笑容大步流星走向村民家，用地道乡音询问：“添双筷子，可中？”

这位27岁的“90后”书记，因为“蹭饭”，截至7月上旬，已在抖音平台收获200多万粉丝，更获得《人民日报》点名表扬。看似简单的一个“蹭饭”举动，却火了起来。

“蹭饭书记”为何火？“反向操作”，破除形式主义。董桂林打破传统走访的隔阂，以饭桌为

调研现场，在村民家中边吃边聊，从灶台油腥、米缸存粮等细节精准掌握脱贫户真实生活状况。他专挑饭点走访，因“饭桌上的真话比汇报材料更直白”，相比部分干部端着架子依赖拍照打卡、APP截图等“数字留痕”，董桂林坚持不带笔记本，仅靠家常对话收集民情民意。这种“眼皮贴近地皮”的做法，所掌握的真实民情绝非端着架子、打着官腔所能比的。“乡亲们从‘不想说’变为‘主动说’‘争着说’，从‘不敢说’到‘大胆说’‘敞开来’，小到居家过日子，大到基层治理、乡村振兴，身子坐下去，实情捞上来。他管理的村子虽

“智慧乡村”APP使用率最低，但危房改造进度全镇第一，凸显“实干胜于摆拍”。

以心换心，实现情感交融。董桂林嘴上说是“蹭饭”，实则每次都是“付费蹭饭”。鸡蛋、牛奶、面粉……董桂林根据村民实际需要带上精心准备的“饭票”。有网友调侃：“书记的工资够买这些礼物吗？”他笑着回应：“看见大爷大妈笑得开心，比拿奖金还得劲！”如此围同一张桌、同吃一锅饭、同喝一壶茶，以轻松幽默的方式，蹭饭桌上听民声，聊天之中解民忧，“蹭”出了为民干事务实风，既避免违规又建立了平等互动的

交融关系。“看似蹭饭，实为陪伴。”村民从最初躲闪到争相邀请。101岁的王奶奶边喝啤酒边与他唠家常，亲昵地唤他“乖乖”，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，非要给他下饺子吃。

“破冰方式”，彰显双重价值。董桂林的“蹭饭”举动，有媒体说是“破冰方式”。这一举动，一方面，在烟火气中收集真实民情。饭桌上，老人们会抱怨家里的困难，年轻人会聊起对未来的迷茫。这些恰恰是乡村振兴最需要解决的真问题。驻村5个月，他通过这种方式自费一万多元探访孤寡老人与困难家庭，解决了医保报销、农产品滞销等实际问题。另一

方面，给空巢老人带来情感陪伴。在范庄村，留守老人与孩童在寂静村落中相依度日。董桂林专挑这样的家庭“蹭饭”，填补了村民情感上的空缺。一位村民在视频评论区留言：“在外打工多年，通过董书记的视频才看到老母亲的笑容。”

流量时代的助农新思维。董桂林将“蹭饭”过程拍成短视频，在视频中自然植入蒲公英茶、五香烤鸡蛋等商品，3个月为村集体增收40万元。他还长远布局“云仓”经济：面对产能不足，他筹划建设“云仓”整合河南优质产品，吸引3名青年返乡创业，目标是“流量”变“留量”，让

更多年轻人到农村广阔天地贡献聪明才智。

“蹭饭书记”董桂林走红网络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、改善干群关系，干部一定要放下身段接地气。干部放不下“官架子”，群众就打不开“话匣子”，自己不诚恳，群众就不可能有真意。摸不准群众心里想什么，就找不到工作的短板是什么。“蹭饭书记”火起来，也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“以心换心”群众路线的创新思维，还揭示了乡村振兴中改善干群关系的“人心工程”的重要性。而他自己，也从中收获多多。恰如他在工作日记扉页写着的：“驻村不是任务，是另一种人生。”

